

## 江花

## 俗世

A12

## 爱

■文/道道

八十岁父亲的独自生活能力，让我刮目相看。

去年，母亲去世，他腰弯了，人瘦了，眼睛糊了。一段时间后，他腰还是弯的，人还是瘦的，眼睛却亮了。母亲临走前，只给了他一个“光秃秃”的字——“木”。

现在，他提着母亲曾用过的布袋子买菜，围着母亲曾用过的围腰做饭，拿着母亲曾用过的针线缝缝补补，他样样都做，样样都不要我帮忙，且样样做得有模有样。我惊喜道：“爸，你神呢！”父亲张开了笑脸，像路边盛开的菊花。

每次，他知道我去，至少买三个菜。他把饭煮好，把菜洗得干干净净，排在餐桌上，等着我。他没有厨艺，怕我不喜欢吃他做的菜，就把“下手”的事全部做好，等我来最后完工。吃饭的时候，他凝神望着我吃，重复着母亲常说的：“你多叉菜，少吃饭啊！”吃完



饭，他到楼下信箱拿报纸送到我手上，说：“你休息，看报，其余的事我来做。”

我悄悄观察父亲，发现他的洗脸巾不干净，他用的抹布油腻，他的坐便器有异味。我一声不响地把他的洗脸巾用舒肤佳香皂洗得香香的，把他用过的抹布用白猫洗洁精洗得白白的，把他的坐便器用84消毒液洗刷清爽。后来，我发现他的洗脸巾总是香喷喷的，他的抹布总是干干净净

的，他的坐便器也没有了异味。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摩挲着父亲白而硬的小平头，怜爱地叫了声“老头儿哎！”他深陷的大眼睛闪着亮光，宽慰道：“你放心噢，我能自理呢！”

父亲的绰号为“老木”，是母亲起的，她叫了父亲五十年。母亲一周年的祭日的那天，父亲突然问我，“你妈最后给我的一个字‘木’，是什么意思？”我挽着他的右臂，对着他的耳朵，高声叫道：“爱”。

## 母亲的理想

■文/张引

自我记事起就知道母亲有一个很现实理想，那就是家里能有一辆平板车。若有可能，她还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台缝纫机给我们缝补衣服、一块手表让她随时掌握时间。

当年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生活在农村，父亲在离家近两百公里的矿山上上班，每年只有半个月探亲假平时无法照顾家里，祖父母年事已高，全家的重体力活都靠母亲一个人。在农村，把农家肥送到田地里，将田地里收获的粮食往家运，都需花大力气一担担来回挑。拥有一辆平板车不仅能节省很多力气，而且效率会提高许多。因为，用肩膀挑一百多斤重东西很吃力，而用平板车拉二三百斤却很轻松。当年大哥和二哥同时出麻疹，母亲就是用一副箩筐把两位兄长挑到当时公社卫生院医治的，来回近二十里路，汗水将年轻的母亲衣服全部浸透。

分田到户后，家里虽然不再缺粮，可用钱仍很紧张。为解决落实政策后全家回到本村，无房居住需寄居家族大厅的窘境，母亲四处筹钱盖了两间瓦房。因此，连续几年的冬季农闲时节，母亲都到县城工地上去做小工，争取早日把欠债还清。那时，母亲虽然心念添置一辆板车，可也只能是一个梦想。

在当时，平板车是许多家庭的重要物品，一般是不好意思开口向别人借的。但家里有时要运一些重东西，母亲只好向邻居借。为节省运费，家里烧的煤是母亲从四十里外的煤矿拉回来的，而别人家都是男人去。一车重达四五百斤的煤，母亲拉到家全身被汗水和尘土包裹，坐在一旁累得不想多动。一次母亲把煤拉到半道时，借来的平板车车轴突然断了，母亲只好又来回步行十余里到镇上买了根新车轴请人换上。那次，母亲很晚才将一车煤拉回家，还得赔着小心一个劲向借车的人家道歉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母亲在家养起母猪，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改观。随着两位兄长相继参加工作，母亲多年的理想终于实现。家里不仅添置了平板车，兄长还买了自行车。随后的日子里，母亲想有一台缝纫机和一块手表的愿望也很快实现了。

1998年，母亲随我们到城里生活，许多以前在农村很实用的劳动工具成了老家房子里的摆设。去年清明节我回老家祭祖，看到那辆没用几年的平板车仍放在老屋的一角，便劝母亲把它处理掉。家里四个轮子的小轿车都有了，谁还会再用两个轮子的平板车？母亲不同意。我知道，母亲对这件渴盼已久的工具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，它是我家从贫穷走向富裕的一个物证。

## 曾祖父诗中的翠屏洲

■文/于锡强

古城镇江山明水秀，名胜众多。万里长江流经城北与大运河交汇，哺育着古城灿烂的文化。这条游龙奔腾东去时也挟带着大量泥沙，形成了不少江中沙洲，始则载苇，继而成洲，坍塌无常。翠屏洲就是其中之一。虽然，美丽的翠屏洲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，但我的曾祖父清代诗人于树滋曾在其诗集《瓜洲伊娄河棹歌》中写下多首吟咏江中明珠翠屏洲的诗作。如今读着这些诗歌，我们还能想象起那个美丽的沙洲。

“颠僧圣迹著神奇，云雾空蒙撒米时。种得洲成名佛感，东南保障奠城基。”在这首诗中曾祖父谈及翠屏洲的传说及形成：佛感洲又名翠屏洲，传说是因颠僧撒米渐淀成洲而得名佛感，隔江与金、焦山相望，东接连城洲，西与瓜洲毗连，北临六圩乡。

除此之外，曾祖父还有多首描写翠屏洲的诗：“幽倩明瑟此江村，修竹垂杨绿到门。十里桃花红似锦，诗人疑是武陵源。”“西南溪水互交通，溪水临门竹树丛。春泛轻舟任容与，桃花风漾落飞红。”“绿竹深藏处土居，亭轩花木极扶疏。名流文宴无虚日，门外多停显者车。”“曲江亭子曲江涛，地以人传名愈高。门对金焦列屏障，图成词客各挥毫。”“登楼遥望隔江山，云起名楼云可攀。如此江山如此景，只留遗墨在人间。”

根据曾祖父诗中的描绘，翠屏洲在当时应该遍植杨柳，桃林连绵，翠竹成林，绿树成荫，溪水潺潺流过，伴着莺歌燕舞。洲上有桃坞、荻渚、苔矶、芙蓉沼、寒碧塘、鸥淑盟等多处景观。而如此美丽的风景，更是吸引了墨客骚人达官名流纷至沓来。诗人、画家喜欢留宿翠屏洲上吟诗作画自娱。嘉庆年间京口诗坛名气很大的京口“前七子”结成诗社后，文艺沙龙主要在翠屏洲。就连丹徒、甘泉等地的一班女诗人也结伴走出深闺，在翠屏洲上即兴赋诗。

后来，名流文人们更是纷纷卜居于此。这就不得不提到清代镇江诗人王豫。王豫精通诗文，一生著述甚丰，除读书治学外，还做了不少善事，在地方上很有名气，并交游甚广。曾祖父曾在诗中提及他，说乾隆时王豫卜居于洲上，官绅、文人、诗僧、游客等路过翠屏洲都喜欢到他在翠屏洲上的种竹轩造访、交谈并观赏其丰富的藏书。

曾祖父在诗中提到，清嘉庆十二年，清著名学者、三朝重臣阮元来翠屏洲拜访王豫，二人环洲共游，阮元见翠屏洲景色迷人，也在此买了一处旁边邻近小溪的林阴地，又出资在这块林阴地上建起了自己的别墅，称为“尔雅山房”，供他在这里避暑和会友之用。阮元在尔雅山房别墅小住的日子里，萌发了邀请王豫共商推进文化

产业发展的想法，于是就有了后来在焦山设立书藏、编写《江苏诗徵》等项目。由于翠屏洲本身处在特殊的位置，尔雅山房内的小亭也就成了极佳的观景点。尤其是江水涨潮的时候，巨浪拍岸的场景和随之而来的涛声非常壮观。所以有一次阮元和一班文友在亭内观潮后，心情很激动，思绪万千，“以此地乃汉广陵曲江枚乘观涛处也”，将这个小亭命名为“曲江亭”。

此外，清代诗人、书法家王梦楼在翠屏洲传薪港建有别墅，名曰“云起楼”，又名“如此江山阁”。此楼可“俯大江，北固金焦收于几案间，据一洲胜概”，是当时骚人墨客诗酒流连啸吟之所。当时著名学者卞萃文宅也在翠屏洲。

星移斗转，江水奔腾，随着江流北徙直逼瓜洲及翠屏洲，光绪二十一年瓜洲城全部陆沉，在此前后翠屏洲的六、七、八濠两岸自一圩至六圩等村落相继陆沉。曾祖父痛心地在诗中描述道：“楼台城郭付东流，胜地名区不复留。一片寒潮听呜咽，烟波浩渺浪悠悠。”“地塌城倾不复留，后生小子说荒洲。须知金碧楼台境，化作洪涛日夜流。”

时光烙印  
shí guāng de lǎo yìn